照廠價零售

敝廠順風紅牌絲襪行銷以來深蒙各界贊許近日到敝廠零買者更日凡數起敝廠出品求供甸日各貨即起即送有無多老花式不偏難供諸君選擇且敝廠地處西北每勞各界諸君如蒙賜顧請到英大馬路盆玉匙抱歉寶深表特為廣告

湯弁口大東襪廠選購花式齊備批發零售均照廠價可酬諸君之雅意更可免跋涉之勞誠一舉而兩便也　法界打鐵浜柴市路利華絲襪廠主化鑒啓

本集係集上海名書家十餘人選美麗女子鬱勝寫生而成全集二大冊每冊售洋八體角全集一元六角

第一冊已出版催領書籍凡模本購預約者請勿枉顧因無現書可購第二冊尚有餘額特可定宜從速外埠郵購上海三馬路中市兒圖書美術公司

本埠大馬路文明書局門定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九八五
中國精製眼鏡公司啓

天靈我生薈文例

商業停頓無事可為日用所需不獲減免計惟復我本行賣文自給取值如左

（一）短篇小說每篇念元長篇不照（二）壽幛聯兩元詩詞信之（三）代撰行述長啓小傳均四十元墓誌碑文信之（四）題咏序跋贊均十六元（五）來件屬潤飾均如上例減半（六）收件處上海南京路有美堂或棋盤街著易堂或家庭工業社

除可害三

花柳病種類繁多尤以○梅毒○淋病○下疳○三者為害最烈罹之者往往畢生不愈甚至以遺傳性而遺害子孫貧一時肉慾受此大害可不懼乎茲其原因總由血液含毒未清也患者速宜醫治本藥房發行海波藥為清血解毒品專治血毒未清藥到病除功效甚偉請試購服方知靈驗勞服本藥房人造自來血以養血更得攻補兼施之妙

海波藥膏治婦女赤白帶下子宮炎小兒胎毒頗有奇效

海波藥　每瓶二元　每打二十元
自來血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四馬路五洲大藥房發行

汪洋醫師

汪洋醫師均內外各科不論何症手術無論敏捷長於鴉片戒癮注射無論新久或別反復加以特別專門醫治一切經絡針灸洞察病源決診斷藥到病除凡花柳梅毒淋濁下疳遺精白帶痔瘡癲癇等症均可醫治本醫院設有大病房內外科各種注射藥品及各種新式器具醫術高明藥品精良診金從廉

上海四馬路五洲大藥房對面大西門馬路中市大醫院公立醫學校畢業

皮病如疥癬瘋疹痱及蚊虻蟲咬瘡

瘍如癤爛脚花柳下疳痔瘡等揉以此膏化毒拔膿且愈後皮膚完好効力迅速患者試之便知此膏之不謬

每瓶七角半每打七元半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啟

兜安氏馳名藥膏

贈新送書

敝公司現出英字華解撮要一書奉送顧客凡欲索書者請將下列索書券剪下填明姓名住址並附郵票一分寄下敝處一經收到即將該書寄奉

附奉郵票一分請給（晶報剪下）

兜安氏英字華解一冊

姓名

省縣街

索書券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晶報

社址上海四馬路平安里
電話二四二八號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定報價格
每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
外埠每月二角半年同上
各埠均作大洋計算
報資先惠郵費在內
郵票加一

廣告
特等一英寸高四元
登封面一分格計三英寸寬
二等四元
新聞中縫一格
三段
每格
三元
登報照算
刊例
每期每格三元
後幅分段每格
中縫分段每格
與新聞中縫同
每段二元四角
雙欄算

林屋山人診所遷移

至西藏路青仁里五百七十七號電話中央九千一百三十一號門診早十點另午後二點出診午後四點至八點診例門診一元出診五元遠道八元加遠遷議掛號加一

姚佐頓醫生

專醫白濁
神效白濁丸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

咳
有咳嗽久治不愈者知咳嗽唐諾試驗萬丸藥拾生有靈
上海三馬路大舞台對門
藥房發行

晶報郵票
承印中西書報大小雜件

□包天笑先生述□
非小說

明明是小說。而曰非小說。情節回折。趣味深永。可以知矣。書凡十二萬餘言。四百餘頁。袖珍裝訂。便於携帶。定價一圓。特價七折。有國慶月晶報優待券者。祇收小洋五角。寄售處上海棋盤平街晶報館。

新出雜誌

□東方雜誌　廿一卷　十六號
□小說世界　十六號　每冊二角
□小說世界　八卷一號　每冊一角半
特刊號　十一卷
□學生雜誌　九號　每冊一角半

商務印書館新出版

上海著名人物

驗實致富術

上卷

致富之術
吾國人素少遷居之術
研究者頗多惟英人尚實
道亦不過點綴而已
道者指南
彼國富強之術
提倡年來
知識能力
致富方法
致富方法
致富方法

□非租界無洋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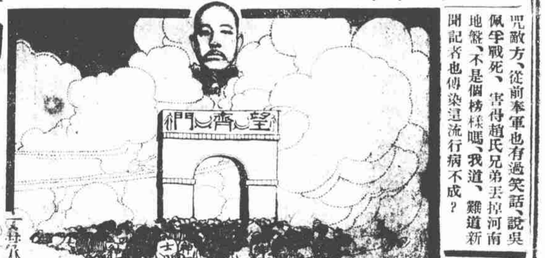
（丹翁）

商業在租界的硬、離了租界便不硬、有洋股的硬、沒有、就不硬、既是租界硬、爲甚麼不在租界呢、租界房錢貴、開銷大、大家知道的、商家的工廠、用的地皮廣、又何必在租界、收了洋股、就不能不用洋人的本事、比中國人來得個強、中國和他合股的、自然稍須吃點虧了、獨有這回戰事、却和平日大大不同、不在租界、房錢雖比滬上輕些、這要被人家多敲上一個月的房錢、租界外最有勢力的商業、從前也不知道虛了多少力、才將洋股拆掉、拆掉以後、完全是中國的商業、就談談那些股東、富也算富了、貴也算貴了、人才也算頂刮刮了、可憐的就是不在租界以內、又沒有一點洋股、連人家一筆旋兒也掛不上去、若干萬、少不得就要恭恭敬敬捧出去了、假如若大的商業、內中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洋股、自然這些意外的虧、就吃不着了、我這句話、不是不能證實的、租界上的洋人、比滬我們中國人的數目、大約也不過百分之一罷了、可是有了這百分之一的洋人、也就安靜了、便是中國人的商團、也隙不至有被人家強迫繳械的這一天、我並非是要做推廣租界的漢奸、不過看他們被敲得可憐、不能不引動我這一點慈悲心罷、我只好安慰他們一句道、這回你們並未曾被殺、且未曾被燒、你們將來發財的日子多着咧、

□中報揉張學良生死之權

（石體）

前幾天中報專電說張學良在榆關陣亡這個消息、祇有申報一家有、大家都讚申報專電消息真快、昨天申報專電、忽然又說……直奉兩軍大戰石門寨……奉軍總指揮爲張學良」、阿呀、難道有兩個張學良嗎、要不然、陣亡專電沒有更正、怎麼又閣出總指揮來呢、我們要套着瀘調、說今日之說是、則前日之說非、前日之說是、則今日之說非呢、現在報館的權威、已經因戰事而減少、中國人辦的報不必說、就是洋人辦的報、如北京東方時報、順天時報、隨便封、隨便扣、洋人大都無可如何、可是申報了不得、能操生死之權、一會兒說張學良死、一會兒說張學良活、不勝佩服之至、或說、近來戰時流行病、專門詛咒敵方、從前奉軍也有過笑話、說吳佩孚戰死、害得趙氏兄弟丟掉河南地盤、不是個榜樣嗎、我道、難道新聞記者也傳染這流行病不成？



□擬朱記

（鄭神）

凡給九尾龜者、殆無不如蝴蝶香樓老三、三答嬪名伶四喜燈、燈答、下堂流轉風塵、不知所屆、民十一、漢口路之福甯里、有號誠合社洪者、其所主政三也、未幾、三出假女二、名甚藉藉、長曰寄華、次曰老四、寄華居生吉里、旋嫁一鄂人田頭、老四居油頭路、隨琴寓老六學智、六所謂各國總統、亦即上海秦皓士報從而后之、記者眼福不淺、二女幸皆得見、長者靜穆寡言、有林下風、老四則天斜旖旎、儀態萬方、產其如雲之髮、絲絲雅風、每紺在腰、葉葉若並蝶、行動疏脫、能操歌語、或謂、常執貧西人雅馬之門、淞滬所言、初聞中大罡適如其琴寓章業、即歸三、杨曰青萍、繼易名鮑秋、去冬、值皖人朱、民相得、朱以三笙五挑之去、朱也者、孔子所謂端章甫願學小相者也、故治家頗瑣、得四、尤須臾不離、四以爲坐桎梏居四閑月、無復能耐、乃與著名某律師密議方略、一夕、與朱觀劇某舞台、曲未終、託言更衣、忽出、朱久待不至、知有變、比歸、律師函赫然在案上矣、讀之、將控虐待、所要脫離、朱思維再三、知非池中可畜、慨然放爽、近與仁昌里韓姓王夫人同居、有樹鮑秋之幟者、即娟娟此寥也、或爲朱婉惜、然花叢增一尤物、頰香返一笑珠、則不當爲之賀耶、

□顧夫人臭氣四溢

（生J.C.）

嘉定一個地方、不知人民造了什麼孽、每遇兵事、終是遭着慘事、這一番江浙之戰、丘八太爺、不但把活的女人姦淫、這把已死的太太們的棺柩、無辜開來翻尸盜骨、眞是慘不忍聞、顧少川的夫人、也就是前內閣總理唐少川的女公子、當時死在美國、盤柩回來、寄在他自己的顧氏義莊、這棺柩上包有弱皮、尸用防腐劑、上蓋鐵板、面部有厚玻璃一方、可以瞧得見顧夫人顏色如生、因爲顧總理雖然如今有了這位黃夫人、倘然億念唐夫人、也可以從玻璃裏窺望、讓知道一下、這班丘八先生、見顧夫人的棺柩特別、以爲裏面總有好東西、把鐵板撬開、玻璃敲碎、防腐劑一經空氣、失其效力、以致臭氣四溢、不可擋邇、而且第一回開過了、第二回又開過、諸位想想、在華盛頓交際社會上、宋外交之花、明燈華室、玉貌珠衣、現色相於跳舞場中的顧公使夫人、死後遭此慘刼、成了個臭氣四溢、教人傷心不傷心、

□預言家

（癸妙）

越是亂世、星相家越有生意、俗語說奇怪、但是這種天然解決、仍舊於時爲無補、世間那有信天翁可以成事的、何況這種預言、還是未能盡信呢、我因此倒有一種感觸、就是這廣告、（除掉民國日報以外、中新兩報未必敢登吧、中新不必說、如果在京津報紙登出、早經一把抓住、加一個謠惑人心的罪名、管管鐵窗風味、預言家縱有本領、也無從賣弄了、

□丈人的地盤

（東鬼）

嘉定斬蛟橋、爲的可以抽捐油稅發財公債有許多利益、文人要地盤、在筆頭見上擺出來、野人家看見、也曉得他肚子寬、大文豪王西神君、在新聞報快活林、發表了挽羅嬰公的對子、「秋冷玉霜發、南海沈珠、僧隱兩峯懷花寺。魂招金縷曲、西山埋骨。詩人片石拜梅村。」通共六句、三十二個字、就安上六個半地名、這個肚子是眞寬了、個六半地名、就古了四

□挽羅嬰公師

（塞雲自北京寄）

七子又弱一個。滄海橫流。孰堪青眼。十年痛哭二嬰。秋風隣笛。我亦白頭。癸丑之冬、予與嬰公師、及易哭盦順甫、何巽威震彝、閔黃山爾昌、步章五翔芬、梁衆異泓志、黃秋岳濬、結吟社於南海子流水音、屬講師汪鍾客洛年、作寒廬茗話圖以紀之、當時好事者、目爲寒廬七子、巽威有寒廬七子歌、哭師巽威、蓋本久拱、今嬰師又逝、溯念昔游、能毋腹痛耶、當清光緒丙午戊申間、予侍居沽上、日從嬰師及吳查復丈葆初、方地山師廟謙游、忘年至相得也、吳丈亦號嬰公、時人稱二嬰焉、吳丈以癸丑春卒於海上、頃得羅家赴告、附有遺師遺囑遺詩一冊、乃以手迹景印者、苴讀數回、憫然久之、其遺囑第六葉、極莽莽於艷秋、無怪艷秋謂之悲慟而皇去也、

春二十四盤、這他是們所識的書上所有的、這二十四盤、都是熟字、他們叫慣了、把二十兩字去掉、簡稱之爲四盤字、其餘的牛字、概稱之爲部字、所以烱烱君說新聞報的鉛屁股、因爲量字是四盤字、但我今在此處、附告烱烱君一句話、那個量字多也不過是一個棧房字、

（如是部位字、並不是四盤字、至

最新九尾龜

（三十一、三十三、百一集）（六漱山房）

第二十四回

認目標青龍鑄玉臂　賣風頭美女奪情人

（笑樂）

俚養過自家人阿對、阿寶臉上一紅、老九却格的一笑、阿寶只得說道、倪是勿會說閒話格、章大人要包荒地方、同着月紅已經姘頭的來了、同着月紅已經姘頭的來了、晚年以花旦享盛名、其聲價幾與譚鑫培黃月山相埒、二十年前北京劇界之小桂風、固不亞於今日之梅蘭芳、或且過之、烱秋育婦人行動、幾可如樂若、然亦可謂無奇不有矣、顧或者曰、曾錕以賄選當國、又近陽春到滬時、馬出藍關同踏雪、不如飛鳥傍瀛池。又云、山作垣瀛海作池。關頭十萬羽林兒。他時打破葫蘆看。萬里春風颺國旗。惘惘詩云、羊角風翻出太原。哲教鎮鎮南門。祇聽阿塔傳神後。已報前帥到陸軍。又有句云、還宜問道到遼西。也許樓船泊五溪。詞多不及備載、乱手則陳琴安白也、

□釋四盤字

（婚愛）

上期烱烱君有一則「新聞報的鉛股屁」他的括弧內有兩句道「因爲量字是四盤字、不會排空鉛」這「四盤字」三個字、問報的多不大明白、其實這四盤字、乃是排字房一種術語、連老吃報館飯的人、也還有不知道的咧、原來排字工人、也要識一種青、和千字文一般、這種書它無意義、不過識記而已、他們的熟字、總共

□送城北赴歐洲考察政治

通緝而今緝不通。西遊國爾衆人東。萬安萬福敦倫好。開煞此此居底風。

琴朋冷冷的說、「武老爺搭

羣龍陣

（公擺）

潮漢風雲戰陣開。縱橫羣鼠亦人才。自從法紀陵再後。汝輩公然竊國來。

吳佩孚對奉作戰、除利用狡兔外、尚利用猴與木人以外、又由徐州運來鼠群。徐箱、每箱五六十頭、由天津專車運往前線、使當戰陣、不知其效用如樂若、然亦可謂無奇不有矣、顧或者曰、曾錕以賄選當國、吳氏鼎力輔助之、彼雖自以爲不可一世、而自有法律知識者視之、則亦猶是鼠竊之局耳、今其

京伶百許

（一二）（乖雲閣主）

田烱秋、以花旦享盛名、其聲價幾與譚鑫培黃月山相埒、二十年前北京劇界之小桂風、固不亞於今日之梅蘭芳、或且過之、烱秋育婦人行動、幾可如樂若、然亦可謂無奇不有矣、顧或者曰、曾錕以賄選當國、吳氏鼎力輔助之、彼雖自以爲不可一世、而自有法律知識者視之、則亦猶是鼠竊之局耳、今其

□上海水滸

（十一）（施不耐）

第三回　盧員外別府遨游　徐教師捕房監視

這時青面獸楊志說道、咱家也算的出盡死力了、前線確是未曾變動、只你們內訌時起、將若之何、盧俊義道、只是屢戒還在前敵、須打電話喚他回來、陳達道、事不宜遲、急速在他回來、盧員外使命人去打電話、到了半夜裏、屢戒回來了、陳達、楊志、盧俊義等、如此這般的給他說了一回、屢戒飛奔疾道、這一次是天亡我們、非戰之罪、若是兄長下野、小弟當追隨左右、只是我們下野、却到那裏去呢、聽說兄長在租界同李逵、逃造有高大洋房、你們都住在租界裏去嘿、盧俊義道、不妥不妥、咱們一走、這些軍隊、就沒有統率了、他們怕不會找到租界中來嘿、我已差小乙去打聽日本出口的船隻了、咱們要走、索性到日本去遨遊一下子、看官們、想都記得這小乙是燕青的表字、那燕青年紀甚輕、幾番爲着救護主人、幾乎斃命、自從盧員外被李固賈氏陷害了、一時也沒有續絃、直到去年、方纔娶了一位新夫人、那浪子燕青、從小伏侍員外、盧員外爲燕青出於主人、便續螟蛉爲子、教他也姓盧、從此燕小乙、改爲盧小乙了、并且還有許多事、都是盧小乙在上海安排江湖上人、都喚他一聲盧小乙哥、這天盧小乙奉了父命、打聽得有一艘日本喚做「上海完」、剛要出口、便慌慌的報與盧員外知道、一行十一人、同上了日本船、到長崎上岸、

徐娘曰、此兩者皆不當意、余將別覓一人至、第此人方往觀劇、劇散始可來、客能略候乎、蕭客生曰、略候原無傷、但來果可方往觀劇、劇散始可豐滿、溫然如玉、嫻術尤精、千年老狐不能及、彼來客無不當意者、第彼有斐好、現壽者相不納、嚮阿美客者弗納、保儒者不納、姑倩者不納、客無此坐何如、即時梯上有履聲、聲似忽忽下樓、徐娘疾趨出、激聞徐娘度勸送客曰、去乎、明日可早來、去客漫應之、徐娘送客後、入室、邀余等登樓、謂樓居較適、此間究有屈、余與蕭客生乃隨彼登樓、經過梯半、見有一小屋、蓋夾層樓、渴人謂爲閣樓者是、閣樓中亦有梯有幾、亦有人、余忽想過、既實測前樓之宜、前後僅一矮板鴿溝耳、樓中亦有鐵床、幃帳擁具、較披璃已洞穿、長針已斷、轉不及短針之修、鐘擺已失、彈簧鐵絲下垂、已銹蝕矣、蕭客生曰、嘻夫此鐘、不知爲人紀多少歡娛時刻、今以墳勢扔矣、蕭客生曰、汝眞有興、尚爲破銅爛鐵作感慨、語未畢、前樓奇聲作矣、初似爲溺懼之銅環瑯瑯聲、既而床格格聲、聲來愈急、疑至鴻溝之木板亦震動、搖搖欲墜、板適在床後、前樓勁力、因而又波動後樓之床、在天文家當此、必認地震無疑、余其怖、引蕭客生曰、盍少避、蕭謔之下、知命者不立、蕭客生曰、是不足異、小樓一夜礮春雨、亦詩人佳趣也、

當時盛況、庚子以後、稍減已久、晚年以迫於生計、復爲馮婦、但於宴會中、詩一登台、風采固非昔比、藝術亦似退化、然翠屏山、坐樓殺惜、戰宛城之類、猶爲道在是矣、後生如余叔岩淮、莫不如是、或謂田與譚合、工力悉敵、易以他人、即有不甚經意之處、然在今日、花旦之模範、固舍田莫屬耳、

按二十年前之北京梨園、最大戲份、僅只當十錢百千、堂會外申、漢口、堂會外、有人、以烱秋之盛名、演劇一出、已屬例外、以烱秋之盛名、演劇一出、已屬例外、以烱秋之盛名、演劇一出、享致亳無積蓄、晚年以花旦老翁、猶調脂抹粉、爲博升斗計、亦可傷矣、以烱今日後生小子之置汽車也、買房子、烱秋得分有生不逢時之歎歟、

了一聲章大人、正要周柳樹、章到那裏去了、不想章秋谷也不答應、也不開口、霍的往外便走、吟香道「咳、今朝格章大人、怎格人也勿理、倪倒要問問個篤、後脚也走出來、已見章秋谷正立起身來、吟香呱呱步下樓、

□否稱版權均歸本社所有禁止轉載翻印譯